



詩經毛傳補義

七

口仁12
465
6



門仁12
詩 465
卷 6

毛詩補義卷七

漢 趙人 毛公 傳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之子于征劬勞于

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一丈為板五板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鴻鴈于飛哀鳴磬磬未得所安

集則啓

啓然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此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案于往征行也爰及者不遺之辭也矜人可憐之人謂貧窮者也厲王之後人民離散如鴻鴈之于飛而未知所止徒聞其羽聲肅肅也宣王承衰亂之敝而起乃遣疾伯卿士以勞來之於是之于征劬勞于野不敢逞寧爰及矜人鰥寡孤獨皆哀之無不得其所焉夫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苟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所以亾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箴箴小民國繫統君繫命可忽乎哉二章垣牆也鴻鴈之性居於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以喻民之稍稍復其居也之子招來流民起屋舍築垣牆百堵同時作矣言趨事也乃勸其民曰女今雖劬勞其究其有安於宅矣卒章啓啓哀鳴聲也我民自謂也上章既言集于中澤已得宅矣而猶哀鳴啓啓益為無室家也于時流民新復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未為安集故哀鳴啓啓惟此明哲

之人則謂我猶劬勞將有以憮處之惟彼愚闇之人則必將怒其求索無厭直以為宣驕矣昔馮驩之客于孟嘗君也彈劍而歌食無魚食有魚矣而歌出無輿出入乘輿車矣而歌無以為家孟嘗君不說其不說之意即謂其宣驕也蓋不得宅之劬勞易知也己得宅之劬勞難知也既得其宅又得室家然後可謂安集矣郝敬云小雅自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襍入其中朱熹改為流民自言誤矣如其卒章代民言耳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庭燎大

燭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庭燎大

也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庭燎大

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也輝光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案其止皆語辭鸞解見蓼蕭言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於夜未央之時而問夜早晚如何是能自勤以政事也業已設燎于庭以待王朝諸侯已有來朝而至止者門外聞鸞聲將將矣章未猶不也未艾謂不久而明也卒章言我也觀其旂言辨色也朝禮別色始入夫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蓋宣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詩人述其意以美之耳而勤於始而息於終人情之所必至也言出於詩人因以箴之也後果至於姜后脫簪則此篇豈不中病之箴乎自未央至鄉晨自聞聲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以爲一問再問三問則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且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

河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 駢彼飛隼載飛載

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

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 駢彼

飛隼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

莫之懲懲止也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案諸侯春見天子日朝夏見日宗駢彼飛隼解見采芑載飛載止喻諸侯之或朝或不朝自由驕恣也言沔彼

流水猶有所朝宗。如何諸侯朝者如隼之或飛或止也。嗟乎諸侯莫肯念亂。夫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人誰不出於父母乎。蓋王信讒遠諸侯。詩人不敢直諫而責諸侯。以感動王。是以恩親正君也。故序以為考。宣王也。鄭玄云。以恩親正君。曰規。章。湯湯。湯湯。波流盛貌。蹟字从足。不蹟者。謂不循道而趨。今人無踪跡之可尋也。言流水之湯湯。無所入。以喻諸侯之無所朝宗。放縱如隼之飛揚。無所定止也。念彼不循道之諸侯。則起則行。起居不怠。心之憂矣。終不可弭忘也。此皆詩人憂之也。卒。循也。中陵。陵中也。訛。偽也。寧。猶曾也。我友。即首章之諸友也。敬者。謂守職順禮也。鄭玄云。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當時諸侯有朝者。有不朝者。朝者。此章是已。不朝者。二章彼不蹟者是也。于時小人造作偽言。而曾莫之止。諸侯有敬守侯度者。而讒言其興。將不免焉。疾王不能察讒也。凡功名之士。其強毅。足以集事。其猜忌。亦足以生讒。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信不虛矣。朱熹疑此章脫前兩句。當作三章章八句。此大屬蛇足。按左傳國語並載。

秦伯享重耳。公子賦河水。杜註以為逸詩。非也。韋昭解云。河當作沔。其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得之矣。附記。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于淵。或在干

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藿。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藿。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魚亦

鶴鳴三章章九句

案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九臯，淡澤也。言九者，極言其淡。猶九泉九天也。說詳于九臯篇。檀，良木名。擇，落葉也。錯，厲石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隱而名著也。夫善人難得，猶良魚在淵，不善人易求，猶小魚在渚。雖然，以其道招則善人可致，善使之則不善人亦有裨于治。何樂於彼園之觀乎？以尚有樹檀而不嫌有落葉，穢雜也以喻人君之取材也。它山之石可以為錯石，可以攻玉，則不善人善人之資也。舉賢用滯，如選於衆舉臯陶，則無棄材。無棄物皆可以為治國之用矣。舜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此人君之所以善使人材也。所以能成其大也。序云：誨宣王也。蓋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云：能博喻然後為師。此篇皆以喻盡人君使材治國之道。董鼎以為其師傳所作，尤得其旨矣。朱熹以誠與理標解，此其家言也。古無之矣。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祈父子王之爪士也。胡轉予于

恤。靡所底止也。○祈父，宣不聰也。胡轉予于恤。有母

之尸。獲食日獲。

祈父三章章四句

案祈通作圻。圻，即畿字。此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父，猶尚父。仲父之父。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故禁衛之士自稱王之爪牙。周禮：虎賁，虎士是也。轉，移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蓋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司馬出禁衛，以從軍。故禁衛之士責司馬曰：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宣爪士，爪牙之士也。傳云：士事也。釋士字。

義耳卒章古者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征役今獨子從軍不得奉養惟有母之為父陳飲食情亦哀矣是詩前兩章刺以禁衛之士從征卒章刺使獨子不免役呂祖謙云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故責其不聰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

白駒而去者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絆維繫也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

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

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慎誠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大

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

案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繫絆其足也維繫其鞅也水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宣王末年不能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詩人愛之欲留之言皎皎白駒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庶幾以永今朝使伊人於此遊息而不去也○章於焉嘉客言欲即終不留而且為嘉客也愛之甚也○章賁然以車馬言之思語辭遁思同勉勉勿遂也皎皎白駒願其賁然來而得見之爾豈是不公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乎爾誠優游而勉勿遂遁哉蓋欲其復還也○卒章芻刈草也生芻謂新芟之草也遐遠也此賢者既去而不可留矣因極贊其入之美而仍致其拳拳思慕之意言皎皎白駒既去在空谷矣想見生芻一束自秣馬其人如玉也而邈乎其不可親矣但願其相聞而無絕也故曰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哉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

相去是失其性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也穀善也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之未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以禮者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宗之義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也居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案黃鳥一名黃鸚羅願云此鳥性好雙飛故鸚字从麗亦是夫婦之道故詩人取以託興穀木名其字从木

與穀善之穀不同古者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米之有字穀者皆稱粟也言我旋回復反也夫黃鳥宜集木食粟者也今言無集于穀無啄我粟以喻夫不以其道而逐其婦也婦人乃訣別而曰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與我我回與歸與反我邦國宗族矣一章諸兄主昆弟之為父後者言之故傳以為歸宗卒章栩亦木名案周禮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宣王末年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則先王教法久已弛矣此所以歸刺于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復我邦家

畜養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

蓬惡菜也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復反也○我行其野言采其蒿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特，舊惡菜也。新，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適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案宣王之末風俗稍薄民有不安其居流離困苦而依
姻親而不見收恤者是詩之所以作也蔽芾解見甘棠
篇爾雅云婦之父母塔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昏婚通言
我也言流離困苦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尚可庇而息今
以昏姻之故我就爾居而不我養則曾樛之不若也當
復我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也宿暫託宿而已非
就之居也夫遂雖惡菜乎尚可救朽腹亦言曾遂之不
若也卒章成依論語當作誠或曰成誠古通言爾不思
舊姻而求新特雖誠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耶亦祇
以異於疇昔情誼矣蓋棄舊親新衰世之常情也求爾
新特但言親新耳緣其不思舊姻故以求外昏言之此
對說也鄭玄以為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

怨審爾覆水豈容復收而就爾居就爾宿即詩人代為
發婦言亦不應無志節如是矣王安石云先王建官置
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
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
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
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
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
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
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雖然當流離困苦之
際而不見周恤憫救常人處此不卑屈諂佞則將苛責
痛詆無所不至矣今觀此詩爾不我畜則但曰復我邦
家而已固未嘗卑其身以必求也不思舊姻則但曰亦
祇以異而已亦未嘗甚怨人以痛
詆也可以見周人忠厚之遺風焉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干如竹苞矣如松

茂矣。苞本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道也。○似續妣

祖。似嗣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約束也。閣閣猶歷也。橐橐用力也。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芋大也。○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人之跂。棘翼爾。

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所躋。躋升也。○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噲噲其正。嘖嘖其

實。正長也。實幼也。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善

之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

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其泣嗶嗶。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裼。褻也。瓦。紡博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婦人質無威儀也。罹。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案此篇是宣王因厲王之亂。宮室圯壞。而更營作落之

之詩也。左傳儀禮所云。新宮詩。是已。歐陽脩云。古人成

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此詩所言皆不過於頌

禱。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兄弟該同姓之族而言。

式用也。相猶相責。以道也。無相猶矣。蓋父子之間。不責

善之意也。言宣王之作宮室。秩秩斯干。流其後。幽幽南

及穿式相好樂矣。無復相責。所謂聚國族於斯也。**一章**
先妣者。協韻耳。百堵。解見鴻鴈篇。天子之宮。其室非一。
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言宣王嗣續。祖妣之業。
築其宮室。百堵一時起矣。或西其戶。或南其戶。既成也。
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此頌禱之辭也。**二章**
以杵築之也。以繩束板。繩在板上。歷歷然。均繩均板。直
則牆端正矣。築之橐橐。則四旁牢密。所以除去風雨鳥
鼠之害也。此君子之所居。所以為光大也。**四章**言宮室
之狀也。跂與企同。翼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踵。則竦
臂翼然。如鳥舒翼也。維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言堂
既高而勢嚴正。自其四中視之。如人之竦立而翼如也。
自其四角視之。稜廉繩直如矢。行也。棟宇峻起。如鳥之
張翼。簷阿華采。如翬之斯飛。其宮室之美如此。此君子
之所升。以聽事也。**五章**楹柱也。噲噲。寬博之貌。噉噉。閑
習之貌。言宮庭平正。楹柱高大。諸臣之朝於此者。其長
者。噲噲然。寬博其少者。噉噉然。閑習少長。皆有禮君子
所以安也。**六章**莞蒲席也。鄭玄謂鋪席與羣臣安燕。董鼎駁之云。
席上施簟席也。鄭玄謂鋪席與羣臣安燕。董鼎駁之云。

案司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
以為寢也。絜如熊黃。白文。虺蛇之屬。言寢既成。設莞簟
而寢於其中。乃興而占其夢。維熊維罴。維虺維蛇。此四
者。夢之吉祥也。不曰夢吉。而曰吉夢。蓋先有其吉。而因
以夢徵之也。**七章**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在
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聖人之治天下。惟安天下之人
而已。故仍其俗。不變其成。蓋當時有是俗。先王仍建之
官。苟治之。以道則凡事莫非教之所存焉者。是則王者
大心之政也。周禮所載。可以見已。後儒或疑其不經者。
自是理學之拘見耳。安足以知之。**八章**噍噍。大聲也。芾
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此與下
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卜將然。是禱祝之辭也。古者
男女初生。即表異之。男子初生。而臥於牀。尊之也。以璋
配裳。臣之職也。王之子。而言臣職者。言無生而貴也。是
故帝子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于國子。知為臣。然後可
以為君也。其泣嗶嗶。福壽之祥也。服朱芾煌煌。有室有
家。為諸侯。為王。男子之能事畢矣。**卒章**傳云。瓦紡塼也。

黃震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
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
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
之與郝邵云紡用瓦鎮車未知孰是言女子初生而臥
於地身之也以示天尊地卑之義非賤之矣衣之以襦
并手足而裹之以示無外勞也弄之以瓦習其所事也
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質亦無威儀也婦人之事唯酒食是議爾無遺父母之
憂則可矣易云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此之謂也箋餘云
南山不改斯干如故而武以之興厲以之衰宣以之中
興未幾而幽又以之敗則地靈果足憑耶竹苞松茂收
躋攸寧之宮盡為禾黍似續之謂何想宣王末暮怠政
自以為已光復舊物無復貽謀之思但以一身為似續
耳詩人欲其以子孫為似續篇末男女之頌禱為旨深
矣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二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黃牛黑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聚其角而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其耳而動

然○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或負其餼何揭也蓑所以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異

色者三十也○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矜矜兢兢以言堅彊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肱臂也升○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旟矣大人占之眾

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旒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眾

所以聚眾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案厲王之時。牧人之職亦廢。宣王中興。百廢具舉。至此牧事有成。故孔子曰。於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詩首以誰謂發端。見昔凋耗。而今蕃阜。焉羊三百頭。為羣一羣。三百則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特犝。犝。犝。非一。犝者九十。則亦不知其不犝者之數也。來者。自外而來。歸也。即與羊牛下來之來同。思。語辭。滅通。作戢。滅。滅。斂聚也。手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為善濕濕潤澤也。牛。呵。則動耳。以其用力。故耳濕也。病。則不呵。而耳燥言。牛羊之下來也。其角滅滅。其耳濕濕。牧人得其人。而畜產得其所也。**一章**阿。曲阜也。爾。牧。指牧養羊牛之人。與卒章牧人不同。何通。作荷。物。毛。物也。三十。維。物。每色之物。皆有三十也。牛羊降澤。飲池。或寢。或訛。道。無所驚畏也。爾。牧之來歸也。荷。蓑笠。負。餼糧。以見山谷之間。從其所適。以順其性。而牧養焉。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牛羊之異色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蓋至爾。牲則具。而牧人之職。克舉矣。**二章**麤。曰薪。細曰蒸。詩故云。以

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故且牧且取。薪大率十羊二瓶。瓶少則不孕。多則亂羣。故必別羣。羊性。陵。矜。不讓。競先爭歸。故曰矜矜。競矜矜。競。矜。是。豎。疆也。羣。少。損也。故傳訓。虧也。崩。全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以為羣。疾。以手教。曰麾。爾。羊下來。矜矜。競。競。則知其舉羣無病。不損壞矣。麾。之以臂。畢來升。入。牢。道。擾。馴。從人意也。此章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者也。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卒章**牧人。官名。統牧養牛羊者。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陸佃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為魚。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是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夢魚。實維豐年之祥也。旒。旗。所以聚衆也。說見周禮。故夢旒。旗。人民衆多之象也。男有室。女有家。而後子孫蕃育。故曰室家。溱溱。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終之。以牧人之夢。言吉祥。如斯干之室成。而考之。以入君之夢。言吉祥也。是當時之俗耳。鄒忠胤云。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兆。如此。向使千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年溱

溱者正未有艾矣。或云庭燎為箴。宣王河水為規。鶴鳴為誨。誨之不可而後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覆用為刺。若是乎。宣之鮮終也。然則斯干無羊。何獨繫行野。後豈既刺矣。又追數其美耶。愚謂此不然。呂祖謙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也。其次於刺詩之後者。蓋宣王晚年雖怠於政。然中興盛業。豈可掩乎。故特取此二篇以終之。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二十句

節南山之什詰訓傳第十九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國

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斬斷節彼南山有實其猗猗實滿

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也民

言無嘉憯莫懲嗟憯曾○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氏本均平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弔至空窮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

子庶民之言不可信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用

人之言至勿罔上行也瑣瑣姻亞則無膺仕瑣瑣小貌兩塔相○昊天

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鞠盈君子如屆

俾民心闕君子如夷屈極闕息夷○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病酒憂心如醒日醒誰秉國成也

成平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項大○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也我

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騁極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茂勉也既

夷既憚如相醜矣憚服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

覆怨其正正長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家父大夫也式訛爾心

以畜萬邦六千長如也○不寧昊天不平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案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眾目之所矚故與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憂心如惓家父自寫也故孔子曰於節南山見

忠臣之憂世也不敢戲談言不敢以談為戲猶云不敢

不以正告也言大師顯盛下民俱仰爾而視可不慎乎

吾今視時勢憂心如燔國既將盡斷矣爾何用不監察

乎王任之以國成刺尹氏即所以刺王也一章滿于山

者艸木是也謂何者訝而詰之之辭薦通作荐天之所

降瘧以入則死喪以世則禍亂故曰喪亂嘉美懲創也

言節彼南山艸木滿而其長以喻大師才智當優長也

赫赫師尹為政不平謂之何哉蘇轍云秉政者不平均

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

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一章不復聞美言然尹氏曾不懲創

咨嗟求所以自改也二章氏本星名天根也故借以訓

本也秉國之均謂居權衡之任也維持也乎訓至益如

神之乎矣之乎不乎昊天謂不見愍於昊天也師衆也

紀綱陵遲矣。民能無弗踰乎。侯之以刑。則豈不困窮我之衆哉。**四章**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故曰弗躬弗親。任察也。君子指王也。式已言惟如此而已。小人即下文瑣瑣姻亞是也。位高則祿厚。故謂之無任。言弗躬弗親。則信偽不審。庶民之言不可信。弗問弗察。則是非不明。勿罔上而行也。為政惟用平則已矣。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姻亞。則無置之高位也。詩志云。末世功名之一途。只為父母妻子顯榮親戚朋友倚庇已耳。上而君下。而民則置不問。讀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一語能不悚然。尹氏亦徒為姻亞計者耳。**五章**昊天不傭。猶云天命靡常也。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夫有德天福之。則不德亦天禍之矣。故曰不傭。鞠訓盈盈。猶多也。上之所令。下不服。則斯訟矣。即下文惡怒是也。多訟亂之所以由也。昊天不惠。謂不見惠於昊天也。戾乖也大乖。即二章喪亂弘多。是也。君子與上章君子同。屈訓極極。即至也。惡之之極。至於怒。故曰惡怒。上四章皆為尹氏言。至此章乃歸責於王。言王之政不平。故昊天降此鞠訓。降此大戾。王如問仕至於此。則民之

鞠訓息矣。王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之惡怒去矣。夫權奸之播弄。能令君信之。其黨與即心疑之。而未嘗不外信之。其士大夫又未敢顯然不信之。而無忌無畏。破其奸而尤其私者。惟此庶民耳。故不平之應。先見諸鞠訓焉。**六章**定止也。式月斯生。言月日益甚也。憂心如醒。家父自道也。誰秉國成。怨問之辭。言不弔於昊天。喪亂未有所止。式月斯益甚。而俛民不寧。我為之憂心。如宿酒之未醒也。誰秉國成者。乃使至於此也。是王不自為政。故卒勞百姓。如此蓋歸咎王也。**七章**蹙蹙縮小之貌。騁訓極極。即至也。言駕四牡之項領。我瞻四方。日見侵削。蹙蹙然無可至之地也。夫駕彼四牡。則非不能取遠矣。四牡項領。則非馬力之瘠矣。而蹙蹙靡所騁見。日見侵削。於夷狄焉。立言之妙如此。**八章**茂訓勉勉。勸也。爾指尹氏相視也。言方勸爾改行。而相惡。則視爾豕矣。不可向邇。既相平。既懌服。則相與歡然。如賓主飲酒相醕酢也。其喜怒無常如此。**九章**昊天不平。言天怒也。我王不寧。言王危也。覆猶背也。言師尹不平。遂致昊天之怒。俾我王不寧。天怒君危。而曾不懲創。而改其心。故下民皆背

怨其君長也蓋言鞠訓也卒章究窮訛化也爾亦指尹氏畜養也言家父作此詩而誦之以窮王政所以致鞠訛之由冀式化爾心以畜養萬邦也孔安國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然此詩主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嫌自稱其子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

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憂不去也我獨兮憂心京京我小心瘋憂以痒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

也父母生我胡俛我瘵不自我後父母謂文

天下瘵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愈愈

憂懼也○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惛惛憂意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

誰之屋富人之屋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王者為亂夢夢然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在位非君子乃

也小人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故老召之訊問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俱自謂聖也○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局曲也踏累足也倫道脊

也理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虺蜴也○瞻彼阪田有苑其特言朝廷曾

無臣傑也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抗動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

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猶警警也○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

胡然厲矣厲惡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永也赫赫宗周褒

姒威之宗周鎡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益也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

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沼池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慘慘猶戚戚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禮物備也洽比其鄰昏姻孔

云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念我獨兮憂心惓惓惓惓然痛也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仳仳小也蔌蔌陋也民今之無祿天天是

桷君天之在位桷之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哿可獨單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案竹書紀年云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詩人詠繁霜蓋非空言矣夏之四月建巳之月於周為六月是月也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訛言謂講張為幻以罔上惑眾也夫純陽之月而霜多豈非大戾洪範所謂急恒寒若之異也詩人之憂固非一日之積矣不徒憂繁霜也又憂民之訛言言之訛者好莠無常能使薪蒸眩其視崇卑移其位雌雄淆其辨清寧失其家如下各章所云亦孔之大矣而舉朝不之覺也獨我念之憂心京京不已哀乎我小心痛憂以至於病也○章斯民也文武之所以造生也胡俾我遭此暴虐而病此何不出

我前居我後而適當我身也自傷我生之不幸也好言
自女口出醜言亦自女口出好醜同出一口而其奸巧
不可倪也我為之憂心愈愈終與訛言者殊塗是以有
見侵侮也二章無祿猶言不幸也左傳云無祿獻公即
世是也斯語辭從祿言從食祿也言憂心惛惛自傷我
不幸值今生也民之無罪亦并罪之以為臣僕行將國
亡哀乎我人斯從何人而受祿乎瞻烏爰止不知于誰
之屋蓋言不知天命歸於何所民將歸有德之人也四
章侯維殆危也視天言上之所為下仰之譬如視天也
爾雅云夢夢亂也皇上帝謂天也夫林中大木之處也
自外瞻之其樹如大木焉而就諦之則維薪維蒸以喻
朝廷在位似賢而非也民今方危殆視王之所為夢夢
然亂既克有定之者一朝為之所乘矣上有昭昭皇上
帝伊誰其所憎者言天憎暴虐必降之喪亂也五章山
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元老也具俱也凡鳥之
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惟鳥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故引以為喻言謂山蓋鬼反以為岡為陵以喻謂
賢為不肖也而其所賢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民之訛

言如此而曾莫之止也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
占夢信徵祥之甚也班固有言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
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未
不能勝凶咎也其君臣俱自謂予聖巧言亂真如鳥之
雌雄誰能別其是非乎夫具曰予聖則滿朝師心自用
誰知鳥之雌雄則是非顛倒莫辨君子欲不局天踏地
得乎蓋為次章張本六章躋小步也步小而輕則必累
足故訓累足鄭玄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言遭世之亂
天高而不敢不曲身地厚而不敢不累足此言上下畏
罪而無所自容也亂世之景况大率如此民之號呼而
發此言誠有道理是非誕矣哀乎今之人胡為虺蜴之
態也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
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遇時恐不
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七章阪田崎
嶇境塿之處苑茂盛之貌特謂茂特之苗也抗我我克
皆我特苗也克勝也彼指王也力謂效力瞻彼阪田有
苑然茂特之苗以喻賢者在側陋也賢者在側陋則朝

正月

廷曾無傑臣可知矣。天之以風雨搖動我，如惟恐不我勝。以喻徵召之甚急迫也。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惟恐不我得，既執我也。待我警警，曾不使我得以效力于國也。是以不棄棄之耳。書所云：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蓋有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則非真欲為法矣。大氏亂世之求賢多如此。八章或猶有也。茲此正政也。火田為燎揚，謂熾也。威訓滅陸德明云：齊人語也。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今此政胡如是暴惡矣。蓋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為厲燎之方熾水以滅之，興赫赫宗周褒姒將滅之也。歐陽修云：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九章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大車為喻，終其永懷猶云：永思其終也。孔穎達云：考工記：車人為車，不言作輔，輔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張文潛云：輔之為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輸墮也。幽王日為淫虐，譬如大車載物而行於險，蓋以

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故言君子永思其終，又困於陰雨矣。其車既重載，又棄其輔，喻國多難而遠賢也。及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求見助，亦已晚矣。十章朱熹云：輔所以益輻也。蓋輪輻車中所有，故以喻政輔則車外之物，故以喻賢。顧猶視也。僕將車者，也比當時用事者。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屢視爾僕則庶幾不墮爾之載矣。終是踰陷絕之險而曾不以為意也。其覆敗必矣。此二章復借商車以明救亂之道。惓惓然憂君愛國之意，有不忍惓然者。此詩之所以為厚也。十一章上章既言以賢者為輔，則庶幾免覆敗。此章言若能求賢，賢者可致也。亦詩人惓惓之義也。魚在于沼，喻賢者隱居於幽處也。而足豈其好乎哉？以道不行，故爾故曰亦匪克樂。夫賢者潛雖伏矣，其德音孔之炤，非無所求也。其心慘慘然憂思國之為虐，則非不欲效力於國矣。但不真求賢，亦不我力耳。蓋本第七章而言也。十二章彼與七章彼求我，則之彼同。彼有旨酒，有嘉穀，禮物備矣。然惟合比其鄰近左右，與鎖鎖昏姻相與周旋宴樂而已，不能親親以

及遠與鹿鳴南有嘉魚殊矣獨我念之憂心慙慙然痛
孔叢子云昔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
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恬不變不
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不知求賢以防輔冷鄰
姻云飲酒相樂其為燕雀也甚矣卒章此此軟軟皆謂
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也天與四章視天夢夢之天同
天禍椽擊也言此此彼小人有屋富矣茲軟陋者有祿
貴矣今民之不幸君天禍之在位椽擊之其富人猶可
勝也哀乎此悖獨何以勝之呂祖謙云困苦之甚者又
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嗇矣富人哀此悖獨使民至
是甚可憐矣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日月道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

日而食于何不臧○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燂燂震電百川

沸騰山冢萃崩沸出騰乘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

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豔妻褒

日豔煽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日子不戕禮則然矣○皇父

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宣侯多藏皇父甚自謂聖向邑

之三卿信維貪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猶噂沓猶沓沓職主也○悠悠我

里亦孔之痲悠悠憂也里居也痲病也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羨餘也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案宋儒皆以十月建亥純陰之月辛卯又純陰之日此時日食尤為大變夫日食自是變之大者詩人不過紀其支干如春秋書月書日例耳藉非純陰遂可目為常事乎且假夏時以記周變何以徵實詩人意必不爾故十月乃建酉月也鄭箋是也又竹書紀亦云幽王六年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正與鄭說合傳云之交日月之

交會也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之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為日月交會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日有食之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蓋言若有物食之也微不明也言被食而不明也言十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其異孔可醜惡夫月臣道也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日君道也此日而微則非其常君臣失道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孔穎達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

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彙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章日月告凶。兼日食月食而言。行道度也不用行者。謂相干犯也。于何不臧。猶言一何不善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歸四方之國。無政理不用其善人也。夫月食既非常矣。而比之日食。猶常也。惟此日而食。一何不臧乎。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蓋亦以此。爾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章寧安令善也。萃危高也。案竹書紀幽王三年冬大震電。是特也。雷當收聲。而燂燂然。震電是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也。百川沸出。而相乘。山頂峩然者。崩落。小人橫行。君道敗壞之徵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君子小人易位之徵。

也。國家將亡。災異先出。哀哉。今之人。何為曾莫懲創也。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鄒忠胤云。朱熹以十月而雷電為災異之甚。此亦據夏正為言。若周正十月建酉。雷故當收聲。然猶未為甚異。況此與日食原非竝時。事按竹書紀幽王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即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竭山必崩者也。三年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夫三川震。即此詩之百川沸騰。岐山崩。即此詩之川冢峩然。大震電。即此詩之燂燂震電。而日食乃在六年冬。詩人蓋因日食而追數之。若曰昔年天已示變。如此胡不少。悛改而復致天象于今也。山崩川竭。已是因國之徵。况冬電夏霜。頻仍不已。又繼之以日食乎。四章皇父稱號也。猶太公望號師尚父。管仲稱仲父也。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是也。皇父即尹氏也。卿士謂王卿之執政者。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是也。番聚蹶稱皆氏。家伯仲允皆字。司徒掌邦教。宰冢宰也。掌邦治。皆卿也。朱本呂本皆維宰作冢宰。非也。鄭箋以為冢宰。王肅以為小宰。是註家有所說。則古本作維宰可知。

矣。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食飲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下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司徒，當在宰下。而序于其上。膳夫，趣馬以士。而各序于大夫之上者，蓋便文以取韻耳。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此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豔妻蠱惑王於內故也。特著其姓字者，所以深疾也。**五章**此皇父興役築都邑而徙民，民怨之之辭。鄭玄云：抑之言噫，噫此皇父疾而呼之也。作役作也。即就徹毀也。汗者，池停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戕殘也。言噫女，皇父豈曰己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何為役我徙我，不先與我謀乎？蓋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般，登進厥民而告，故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乃遽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汗萊，乃反曰予非欲殘敗女田業，下供上役，禮則然矣。其託辭文過，有如此者。**六章**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禮畿內諸侯，二卿擇其有事言

其儻也。豈信也多藏，多藏財貨者，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不慙遺一老，言不自彊遺一老成人也。徂往也。以居徂，向猶言以往，居向也。此倒文法也。言皇父甚自謂聖心無所憚，作都于向，擇立三卿，以比列國諸侯，其所擇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鄒忠胤云：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執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彊，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祭與賄於虢，鄆蓋當時諸侯皆有鄙鳩之營焉。而皇父實為之備，故曰不慙遺一老，俾守我王，其背公植私如此。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言豐實私邑也。**七章**囂囂衆多貌。孽妖孽也。雷電過常水溢山崩之類，皆是也。噂噂聚語也。沓沓語多重復也。噂沓背憎，言讒口之狀也。言黽勉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者，無罪無辜，皆為讒口所愬，蓋言忠臣不撓衆枉，則橫罹讒毀也。天之降下民，妖孽實匪降自天，噂沓沓相對談笑，背則憎毒，讒言害忠良，是以致此妖孽，是本孽之競起由人也耳。**卒章**四方有羨，謂去王朝而營

處于四方如皇父之為者逸逸豫也爾雅云命告也天告不道即日月告凶山崩川竭是也我友謂僚友也當是之時天下皆病矣而悠悠我之居憂特亦孔之病四方有饒餘而我獨居憂眾皆逸豫而我獨不敢休息比年論見于天我甚恐懼不敢傲我友之自逸也此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也按鄭玄以此篇為刺厲非刺幽其說云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歐陽修駁之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就使番不為幽王司徒亦安知為厲王司徒也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為厲王后也使厲王因豔妻用事以致亂亡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鄭玄何從知之又以皇父等七子皆是后之親黨是皆其臆說之謬妄者今觀鄭氏之謬妄辨之誠不勝辨即考申后以幽王五年廢則褒姒已輒立為后矣日食在六年此詩之作在日食後褒姒已似正位中宮已久而鄭玄尚疑其不得稱妻何耶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駿長也穀不熟日饑蔬不熟日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

胥以鋪舍除淪率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勤勤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庶日式臧覆出為惡覆反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

邁則靡所臻辟法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憯憯日瘁戎兵遂安也誓御侍

御也。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以言退，退人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苛矣。

能言巧言如流，俛躬處休。苛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維

日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

朋友。于往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

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見疾也。昔爾出居，誰從作

雨無正七章一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案浩浩廣大貌，四國四方之國也。疾，迅也。疾威言天怒之迅烈可畏也。昏皆鋪徧也。言幽王所下敎令煩苛眾

多而無正。浩浩昊天，為此不長其德，降此死喪饑饉之災，以戕害四方之人。夫天以仁覆閔下，為德者也。故又謂之旻天。今旻天而疾威如此，而王曾漠弗慮，弗圖舍彼有罪，可伏其辜者，反不問矣。若此無罪之人，相率皆以徧得罪也。序所謂非所以為政，是已。鄒忠胤云：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元城劉氏蓋嘗及見之。或謂前二章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愚意此十二句當分為二章，其韻乃叶。顧韓詩首二句何以不載於毛詩，曰失之也。自毛氏失之乎，曰前此矣。漢專門之學，各習其師，前此失之，而毛氏無從見也。所受然也。或曰：得非孔子刪之乎？使孔子刪之，則并無其日矣。今存其日，則知孔子未嘗刪也。意非刪，非逸，秦火之後，有脫句焉。蓋亦如鄭詩東門之墀耳。○章周宗，宗周也。謂鎬京也。正大夫，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謂營處于四方。若皇父之居向也。我不去者，自我也。蓋親屬之臣也。三事，大夫三事之屬大夫也。何楷云：三事，鄭玄以為三公，殊無據。按周書立政云：任人、准夫、牧，作三事。周官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則明指六卿而言。

因六卿職掌六典皆為天子理事故以任人稱皆為天子守法故以准夫稱皆為天子愛民故以牧稱著其職業所在非官名也三事之屬各有中下大夫夙夜者早夜在公以供職業也朝見日朝夕見日夕日粵通發語辭臧善也言宗周將有滅亡之禍喪亂饑饉靡所止定矣我獨憂之而正大夫皆離居莫知我勞三事之大夫莫肯夙夜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敢朝夕以省王者度幾王之粵自改悔以為善政反出教令復為惡也章如何昊天呼天而愬也凡百君子主正大夫輩而言不欲斥之故汎指之也言如何乎昊天先王之法言王曾不之信也其所為如彼行邁而靡所臻也凡百在位當各敬爾身爾身是供天職者也胡為離居而莫相畏乎是不畏于天也夫王者受天命有天下故法天而治天下奉天道以行政教羣臣居其官者敬天以供天職古之道也四章憯憯憂貌訊問也言兵寇已成而不禦而退之外患日將逼饑饉已成而不恤而安之民生日將察曾但我侍御小臣日憂之而至於病而已凡百在位莫肯問之凡事惟讒佞是聽聽其言則進之讒其人

則退之言惟以言進退人也五章哀哉傷時之辭言王信讒好佞讒佞害忠良故賢者不得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猶云言未脫於口而禍已隨之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旋轉無滯如水轉流善使非是能使邪正故俛其躬處於休息安樂之地也衰亂之朝忠良屈下奸佞得志類如此六章棘急也朋友謂同僚也言人皆曰往仕耳然仕途孔急且危執正守義則云不可使矣將得罪于天子阿諛順旨則亦云可使矣將見怨于朋友蓋得志於君則不免於同僚忌怨也臣工不和轉相非怨哀世之情態皆如此卒章朱熹云鼠思猶言瘋憂也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繇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日泣血言幽王無道賢者出去朝廷其友義不得去者思之謂日爾可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托於無家以拒之但痛憂泣血而不敢言其情以當時無所言而不見憎毒也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日昔爾之出居也誰從爾作室宅於彼乎出既能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沮回邪通辟沮壞也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滄滄訛

訛亦孔之哀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

猶猶道也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謀入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

猶匪先民是程程法經常匪大猶是經維維邇言是爭日

猶道邇近也爭為近言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潰遂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旻六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案旻天疾威解見上篇猶道也言天怒迅烈敷災于下土宜恐懼而改圖矣而王心猶未悛謀猶邪僻何日斯壞止矣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其謀猶我心亦孔之病矣鄒忠胤云小旻作於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遘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遘所自來也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和而與剋同猶之

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
臧而用不臧者夫臧者不從則誰復效其嘉謨不臧覆
用則誰不逞其臆見耶二章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
也傳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蓋解其意
也孔穎達云專權爭勢與上為患背公營私不思稱其
上皆是不供職之事也召旻訓訛訛為厥不供事也其
義皆同具俱通于往底至也言小人專權滄滄然自作
威福訛訛然不思稱上事臣行如此不亂何待甚可哀
也謀之善者羣小譏議而俱是違謀之不善者皆附和
而俱是依我視今之謀猶伊往行而將何所至乎言必
至于亂也三章昏闇之主不務人事而卜筮數瀆龜亦
既厭之矣故不我告所繇謀事者甚衆而是非相奪是
用所為終不就矣訛訛盈庭而無敢任其咎責而決之
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也是如不行過而坐圖遠近於
道路無進於跬步矣洪範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綿之詩亦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夫必
有預定之人謀而後有協從之神謀今龜所以厭而不
告者蓋以矢謀者衆執咎者寡盈廷之議總不過首鼠

兩端如所謂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
死之者無有也人既不任咎龜其能代人任咎乎四章
先民古之聖賢也言哀哉今之為道匪以先民為法匪
以大道為經惟所聽而爭者皆鄙近淺末之言以是相
持如彼當路築室與行人謀之人人持異論是用不得
遂成也朱熹云古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鄒忠胤云向猶有臧否之兩端至此則能為臧者咸思
卷舌退矣向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具是依者又相
與攘臂起矣纖計小談不勝異指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是其何定之有
五章孔穎達云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傳以為小
也應大也靡大言少也淪胥解見上篇言國雖小乎民
雖少乎猶有賢者在焉豈可謂無人乎苟能用之愚者
可賴以皆濟也使小人壅於上則賢愚相率皆以敗矣
譬如泉流疏而流之則淤者亦清壅而滯焉則清者亦
濁矣魯論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舜選於衆舉臯
陶不仁者遠矣正與此章相發卒章此言人惟知暴虎
馮河此一事非而莫知其也言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君

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也蘇轍云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
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
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小者
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朱熹錄之以從其說郝敬則
謂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
雅先有篇目如蘇說先有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
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
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
然則頌有小瑟又焉得有大瑟乎皆猜說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鵬翰高戾至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武先人文明發不寐有懷一人明發發夕至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齊正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日富醉而

矣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中原有莪度民采之中原原中

也菽藿也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能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交

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為哀我填

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也○溫溫恭人溫

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案明本序作刺宣王。何楷謂孔穎達徑改為刺幽王。然陸德明釋文不言本又作宣。歐陽修呂祖謙皆以序為刺幽王。而無復異義。則非孔穎達改之矣。作宣者。明本字誤也。何楷見當時本序作宣。而正義作幽。乃以為孔穎達改之耳。鳴鳩。小鳥也。一名鶯鳩。莊子所謂蝸與鶯鳩笑之者。是也。二人亦謂文武也。言宛彼鳴鳩。欲高飛至天。喻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已。君子憂傷。念其先人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從夕至明。不寐。惟有懷此二人也。夫小鳥而思飛。天力絀。志長大。夫有天下之憂。欲力任其幹旋。則孤忠莫濟。欲置之度外。相與淪胥。以敗取興。于鳴鳩非獨喻小人也。亦以自鳴其鬱勃之志云爾。**一章**聖通也。彼者有所指而諱之。之辭謂幽王也。壹。專壹也。富猶甚也。日富言日甚。一日也。言齊聖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者。醉而日甚矣。今女君臣各當敬爾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時王以酒敗德。故大夫刺諫之。凡喪儀之事。非一而酒。酒為甚。故以敬儀言之。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不知蕩心敗德。縱欲荒政。皆自酒啓之。酒諾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禹惡旨酒。知有以酒亡國者。前史所載。足以監矣。**二章**上章既言天命將去。故此章申述天命無常之意。螺贏。細腰蜂也。一名蒲盧。取其形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楊雄所謂祝之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者是也。爾。子謂王民也。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穀善也。言原中有菽。非有主也。庶民采之力。采者則得之。以喻王位無常。家惟有德者則得之也。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之者將得之。如螟蛉有子。螺贏負之也。教誨爾民。用善道者。將似己矣。**四章**勸其速自改悔也。我。我王也。言視彼脊令。則飛則鳴。不能自舍。君子之所當取節也。我王宜日斯邁。而月斯征矣。遷善不解之謂也。夙興夜寐。勉強自新。以無辱女之父祖哉。**五章**桑扈。肉食之鳥也。淮南子所謂桑扈不食粟。是也。郭璞云。食肉喜盜脂膏。食之。故曰竊脂。場解見爾風。七月。我我民也。自從穀生也。言肉食之鳥。啄粟以求生活。喻上為亂政。而求卜之治。終不可得已。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枉濫罹罪。上謂

之實宜有衰亂之世。政以賄成。貧人無財。自救。但手握粟。出卜其勝負。從何能得生。耶。朱熹云。言握粟以見貧窶之甚。卒章温温恭人。即首章明發不寐之人也。惴惴憂懼貌。言當時亂政。淫刑既如此。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故如集于木。如臨于谷。如履薄冰。言危懼之甚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鸞。鳥居也。提提。羣貌。民莫不穀。我

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似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

周道鞠為茂草。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惄。思也。擣。心疾也。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

屬于毛。不離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也。辰。時也。○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蜩。蟬也。嘒。聲也。漙。深貌。淠。聲也。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

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

舒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痼也。謂傷病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墮。路家也。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墜也。○君子信讒。如或醜

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摘矣。析薪地矣。伐木者摘其巔。析薪者隨

其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也佗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念又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疎之也

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感之也然則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

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

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小弁八章章八句

案斯語辭下柳斯鹿斯皆同或云爾雅禽經及楊雄法言劉孝標類死皆名此鳥為鶯斯非以為辭也愚意斯

本是語辭蓋自此詩而遂名為鶯斯耳穀養罹憂也言

樂乎彼鴉烏親子俱出俱歸羣飛提提凡民莫不得以

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于以自憂曾鶯斯之不如也乃

怨慕號泣于旻天言我何以得辜于天而至此乎我罪

其伊如何乎蓋遲迴自諱以探其繇之辭非謂自反果

無缺也心之憂矣終云如之何以處此無聊賴之辭也

特悲己身也又憂國之將亡也言踉蹌周之通道鞠為

茂草矣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

衣也預言之也我心憂傷思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事

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雖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

髮白故維憂用致於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憂又更甚

矣三章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

孫給蠶食具器用止語辭瞻者尊而仰之也依者親而

倚之也屬連離麗也辰謂生時之吉凶也以五行甲子

推其人休咎古蓋有其法司馬遷所謂狐虛之術許慎

所謂空亾之說王充所謂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已其

母之身。人子之所怙恃。所瞻者。惟有一父。所依者。惟有一母。然父母之不相愛。豈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係離于母乎。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辰。果安在哉。豈適逢其凶時。而然乎。何使我至此極也。無復所歸咎之辭也。併言母者。映帶之語耳。**四章**苑茂盛貌者。語辭猶皇皇者。華之者。屈至也。鄭玄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崔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初時猶假寐。至此則不遑。其禍亟矣。**五章**雉鳴也。寧猶曾也。言鹿性易驚。其奔走宜疾。而足伎伎然。留其羣也。雉性耿介。朝雊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癸木之無枝。我獨心之憂矣。王曾莫之知。**六章**相視也。投兔。投人之兔也。先之導之。使前進也。行道也。埋藏之名。行人之死。埋于路旁。故傳以為路冢。左傳道瑾相望是也。君子斥幽王也。下章皆同言。視彼被逐而投兔。猶或先之使脫行道有死人。猶或掩而瑾之。是以其心不忍。故也。今王信讒逐子。曾視投兔行死之。不

如其秉心。亦忍矣。心之憂矣。無可奈何。但涕隕而已。至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圖廻感悟之方。更無餘術矣。夫兔乃異類。行道之人。于我無親。猶有憐而恤之者。子歸命于父。何嘗兔之投人。出在外而無所歸勢。亦必轉乎溝壑耳。曾是天性之親。而漠不動念。何哉。蓋枕席之愛。有甚焉者。漢祖創業。號為英主。而杯羹可分。則笑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英雄乎。而不能免。况其下者乎。**七章**醜謂即受而行之惠。愛舒緩也。倚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言王信讒。如受獻酬之爵。得即飲之。惟無愛子之心。故不復舒緩。以究其實。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不欲妄挫析之。苟舒緩以究之。則讒人之情。得矣。舍彼有罪之人。而加我以罪。其罪言其遇子。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卒章**易輕易也。由用也。無逝我梁以下。訓俱見邱風谷風。蓋古有此成語。故二詩皆引用之。亦猶三鄭揚之水也。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高下不可易矣。以喻嫡庶之分。不可易其位也。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恐羽翼伯服者愈多。而廢立

必成矣。蓋此時宜咎離已在申。尚未見廢。故屬望如此。案竹書紀幽王五年。宜曰奔申。至八年始立褒姒之子。為太子。且國語史伯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可以見已無逝我。梁無發我。苟欲諭禁。伯服據儲位也。而又自絕思。我躬尚不見容。何連恤我去之後哉。徐微弦云。人情奮於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違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蓋惟其不怠情於君父。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或云驪山之難。平王蓋與夫弑者安在。其為親親。而孟子以小弁為親親。何也。曰此太子之傳所作。非太子自作也。然則何謂之親之過大。而怨曰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高叟以為小人之詩。斥作者也。孟子以為親親。斷其義已矣。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大昊天已威。

予慎無罪。昊天大憯。予慎無辜。威畏慎。亂之初生。僭始

既涵。僭數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疾

也。沮止。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

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逃。盜言孔甘。亂是

用餒。餒進。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

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窺兔。遇犬獲

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窺兔狡兔也。○荏深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

言。心焉數之。荏深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無拳

無勇。職為亂階也。既微且虺。爾勇伊何。腫足為虺。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章八句

案悠悠遠大之意。天之於人若父母然。呼昊天曰父母。親之之辭也。且語辭已大。皆甚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無辜。何為使我遭亂如此大也。昊天之感甚可畏矣。予自反誠無罪也。昊天之感甚之大矣。予自反誠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辭也。首傳訓僭為數數煩數也。蓋煩數則瀆瀆則不敬。勢之所必至也。故曰僭始君子指幽王也。下章同怒者。怒藜瀆不敬也。社者福賢者。以爵祿也。言亂之初生也。由近臣煩數之始見容也。日漸藜狎此讒之所以得入也。亂之又生也。王遂信讒而用之也。王如怒責小人。不敬福祿。君子有德則亂庶幾可疾止矣。今王狎近於小人。退遠於君子。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

病也。三章屢數也。盜謂讒人也。傳訓為逃。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讒人投間伺隙。為讒言。以中王。其狀亦如盜然。故以盜目之。其供通。叩病也。言世衰亂多相背違。王不脩德而惟盟誓相要。夫信不繼。盟無益也。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王屢盟。亂之所以長也。加之讒人罔賢。王信之。是亂之所以暴也。讒人務說其言之甘。如食美味。使人嗜之不厭。是亂之所以進也。小人在位。匪徒不供其職。又以為王之病害已。韓詩外傳云。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怒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四章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以有德言猷道也。予詩人自謂也。言寢也。廟也。雖成於眾工。其規模制度。則出乎君子。先王大道者。聖人之所謀造也。非凡人。之所得而議也。至乎他人有心。則雖非聖也。予能忖度之言。易知也。如狡兔雖騰躍逃隱。其迹與犬遇而獲之。其焉。度哉。蓋小人用事多變。亂舊典。故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小人之所為。必有所私利。不待聰明易忖度。

故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歎幽王獨不能知而為讒邪所惑也。此四聯似相興而事皆有所關係而愛宗社思禮法之意自在焉。詩人立言之婉順微妙有如此者。○
柔木是中用木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喻君子之言之可用也。君子出言行必從之往行其所言來行其所言。君子耻躬之不逮於其言無所苟心焉。思數之而後言如彼小人蛇蛇犬言信口而出矣。非由心也。巧言悅聽其美如笙簧結構虛偽曾不知慙於人其顏亦之厚矣。○
卒章何人者斥讒人也。蘇轍云時有是人也。朱熹亦云必有所指矣。觀下文曰既微且主猶謀將大也。言彼何人居河之湄既無拳力又無勇而敢主為亂之階梯女既病微又且病虺即有勇伊何能哉。况復無拳勇乎。而為讒佞之謀則大且多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女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亦不甚多。蓋言此不難誅除。特王不悟耳。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也。○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人我心易也。還而小人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

易說祇病也

土曰壘竹曰篪

陳堂塗也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雞也。民不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短

狐也。覲。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反側不正直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案左傳隱十一年桓王奪蘇忿生之田以與鄭人。蓋是蘇公被譖失國也。蘇也暴也。皆畿內國名。春秋之時蘇稱子子爵而為三公。故稱公何人者。斥暴公也。艱難也。梁魚梁也。歐陽修云。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咎之被廢。又為此言矣。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夫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

恩義絕。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言彼何人斯。其心甚難。知平日與我相好。胡欲利我所有。耶。蘇公且信且疑。尚未決。至於過我門而不入。而後知其譖我也。王之疏我。伊從誰言。果維從暴公之言也。一章穀梁傳云。平失國曰暗。時蘇公既奪其邑矣。云不我可。猶言云我不可也。劉向傳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不可。字義同。此言我與女二人俱仕王朝。相從行政。誰使我遇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暗。我失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有何所見云。我不可乎。一章逝我陳。言近來也。聞其聲不見其身。言不入人見我也。夫自省無私。則不愧于人。不喪于天矣。女今不入人見我。何所愧喪乎。四章飄風喻忽得而聞。忽不得而見也。不自北不自南。言蹤跡不可量。皆言逃避於我之狀也。女何利我所有。適使我心攪亂乎。五章朱熹云。安徐舍息。亟急。肝望也。字林云。肝張目也。言女平時徐行。猶不遑息。而況亟行。則何遑。脂女車。諒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託以亟行。不入見我也。女宜一來見我。如

何使我望女之切乎。六章否不通也。言女儻還而入我門則我心猶度乎其悅也。還而不入則我與女情不通。女之心復難知也。女宜一來見我。何俛我病也。此與上章皆不責其譖我。而惟望其壹來。惟望其入見如初。不知譖我者。而彼心中必有慙慙而恨無穴可入者矣。是不責之責甚於責矣。七章伯仲喻兄弟也。壘簾皆樂器也。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聯比也。以禍福之言相要。日詛言我與女俱為王臣。其親交如兄弟。其應和如壘簾。其聯比如貫索。而女諒不我知。以至於此。當出此三物以詛於爾焉耳。夫暴之譖蘇。不過私與利而已。然猶日諒不我知。又欲詛之。君子遇人之心也。絕人固非我所願也。彼若悔悟。更以善意來。我豈若小丈夫一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復合哉。卒章蜮一名射工。在水中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醜訓媿。媿人面之貌。言女為鬼為蜮。則我不可得而知。女乃人爾。有姘然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女之譖我乎。故作此與女相好之歌。以究極。女反側之心。至此始峻辭責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錯也。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必有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

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慎爾言。

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

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

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有不毛。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

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日名。孟子，者罪

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案巷，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是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詩名巷伯。序以寺人解之。貝錦，言

錦文如貝文也。言女工集衆采斐然成錦文，以喻譖人者文致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之譖人亦已太甚矣。謂使己得重罪也。一章孔穎達云：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是也。故傳云：必有因也。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適主也。言南箕之星本非箕也。因踵星而益舌星，哆然侈然，成是南箕之名。以自況，因己之辟嫌之不審，譖人得飾成其罪也。彼譖人者，誰主與女謀乎？怪其謀之巧也。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因細小而飾大罪，因疑似而成實罪也。二章慎誠也。爾斥譖人言女口舌緝緝往來翩翩，惟謀欲譖人自以為得意矣。然虛偽不可久保，終將敗露，更宜誠女言也。苟不誠，女言王必以女為不信矣。此蓋忠告之辭也。下章做此。四章王好譖，一旦豈不為女受之乎？然譖人者，人亦譖之。王將去女，之他則女亦不免矣。五章驕人謂譖人也。勞人，寺人自謂也。言驕人得意而好好，勞人遇譖而草草。乃仰天告曰：蒼天蒼天，視察彼驕人，有罪乎？矜哀此勞人，無辜乎？蓋無可奈何，但恃有天耳。六章陸佃云：地於四方止，言有北者，朔地也。朔地，寬間

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南天也。南天辨察之至言。彼譖人者。姦巧無所不至。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欲其死。止之甚也。譖讒之人物。所共惡也。豺虎若不肯食。當投畀有北。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當投畀昊天。使制其罪。蓋所向交無所投。仍舉而畀之。天斯亦愴悅無聊之極也。夫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之甚也。故戴記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卒章楊園下地。以況畀人。畀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畀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畀人也。寺人孟子。自署其名。作為是詩。以告衆云。凡百在位。敬而聽之。讒八罔極。不獨譖我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矣。鄒忠胤云。詩作於寺人。聖人錄之。夫亦閱其受禍之酷。為不聰聽者。永鑒耶。夫幽王之時。哲婦煽處。以傾城羣小。如簧而競進。惡惡如巷伯。且自署其詩。尾固宜不免於口哉。其為君子謀。則忠矣。抑巷伯此詩。非僅為百君子謀也。嘗按班固史贊。歷數春秋以來禍敗。曰。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齟譖昏。夫差喪李。

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及大。絲疎逮親。可不懼哉。因斯以觀。譖人之禍。豈止被讒者受之。併使信讒者。還自受之。是故申后黜。宜曰廢。而幽王亦竟不免於僂。向令早聽巷伯之詩。不及此。噫。吾猶慮夫。譖之近而易以信受。而莫之遷者。無過於寺人也。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補義卷七終

